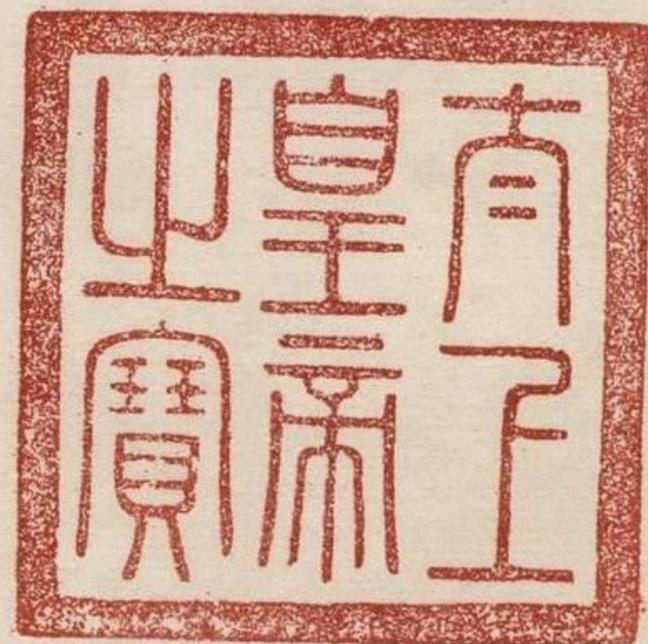


童溪王先生易傳

九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二十八

係辭上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
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迹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况其迹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迹見乎
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号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
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
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
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
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
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
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則以言語為階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
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
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
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
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嗚呼予學易至此章乃知聖人憂世之心如此其深且至也
何也不有其所有而尽以其所有者發之於易故也夫聖人
之所有者安在乎曰此性之所見者是也此性之所見而伊
尹之所謂先覓也有是先覓故以先覓為已任此聖人
憂世之心也然則見天下之賾見天下之動聖人之先覓其

在茲乎故易象与爻由是而立焉然則聖人區區於立象与爻何也曰爲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使天下後世言无過言行无妄動即是象与爻而有得焉此則聖人作易之本心也夫事物之理寓於幽微深遠之地者天下之蹟也兆於紛錯雜揉之地者天下之動也聖人皆有以見之明若觀火故三奇之乾以天而形容之三耦之坤以地而形容之以至震雷巽風之類其所以形容之者莫不各當其所擬而凡物之宜然者如馬如牛如龍如雞之類各得其所取之象易之有象其是之謂款會逢其適而於時爲通若乾之九二出潜離隱則爲天下文明之時若觀之六四觀国尚賓則爲利用賓于王之時凡此之類聖人洞觀其然而典禮于以行焉所謂典禮者時然而然不失乎天之所秩天之所敘者云尔聖人又慮夫人之昧夫此也而係之辭焉而曰如此則吉反此則凶分別剖断明以告之易之有爻其是之謂款夫象之所言者

天下之至蹟也如言田獲三狐載鬼一車之類近于妖詭譎怪宜若可惡也而聖人之意則於此乎及故不可惡爻之所言者天下之至動也如言上下无常變動不居之類而其相推相易宜若可乱矣而吉凶之理則於此而断故不可乱張橫渠曰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艱使君子樂取之爲貴蘇東坡曰剛柔相交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於其間其進退屈伸不可必也而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此可必也故至变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乱也擬之而後言擬是象而言也象物象也擬是而言則言有物矣議之而後動議是爻而動也吉凶趨避之理已断於爻議是而動則動惟厥時矣言有物而動惟時則語默動靜皆中於道此則擬議之功也其成变化乎何有盖变化者易也易也者天也吾之言動有契於易是乃契於天也故曰擬議以成变化然則予前之所謂聖

人作易方象与爻為天下後世言動設也其是之謂乎吾夫子既述古人方象与爻之意遂萃易中七爻以寔其說故中孚九二同人九五則述君子之言動大過初二謙之六三則述君子之謙謹乾上九之亢反乎謙者也則申文言之辭以警言之節初九能以謹密而无咎也又設其不能謹之辭以戒之至解六三小人之不知謙謹而隄為暴慢者也故聖人直語之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无非為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夫君子修身於幽隱之間而其應也見於千里之遠其幾甚微其應甚博此所以不可不致其謹也故聖人以居其室出其言善与不善以示其戒然曰言而繼之以行者蓋言行者表裏之符也故後文有曰不出戶庭无咎而曰乱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信乎言也者其行之表款樞機之為物也其所係甚微也然而一發則昏明中否隨之故曰榮辱之主也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之言行无可愧而誠之所格寧有遠迹上下之間乎此所以能動天地也夫言行至於動天地此所謂擬議以成变化者也夫所謂君子之道出處語默是也同人六二居柔守靜於下而有或處或默之象九五躋陽履剛於上有或出或語之象宜若不同矣然中直之誠得於同人之先此所謂二人同心也故能斷去九三九四之二剛而終之以相遇焉故曰其利斷金夫言者心之聲也心之同則言亦必同矣故其臭味相感无上下遠近之間故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文所以有後笑之說大過初六當剛過之出一柔在下而无忤於物可謂能自謹也故有藉用白茅之象猶之置器於地既安且平則亦可已矣又藉之以茅烏其无咎也固宜故曰謹之至也謂其當大過之時而能過於謹也夫天下之物以其微薄也而弃之則所謂物之貴重者亦安所貧蓋貴者以賤為本故也故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又曰謹斯術也以往其

无所失矣然則謹而勿失初六有爲夫大過初六則過於謹故曰謹之至也謙之九三則過於厚故亦曰厚之至也且伐其勞德其功此豈曾中之有所蓄者然耶苟无所蓄則猥薄甚矣若夫謙厚之君子則不然吾雖有勞若未始有勞也吾功雖成若未始成功也非能降已以下人者未易至此故聖人推明其內之所蓄則曰德言乎其盛矣又詳觀其外之所形則曰禮言乎其恭矣夫謙之九三處人下之上有成功之勞或不能致其謙恭以守此高位安能獲有終之吉乎惟能過於謙厚此聖人深予之也知聖人深予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可知也何也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而上九則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也而上九則高而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而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而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言語階亂從古而然故曰言者行之表也當節之初不出戶庭則非特身不出也言亦不出也夫言不出則其密也可謂謹矣苟失此戒則君馬必至於失臣馬必至於失身幾事必至於害成此謹節之道必當于其初而致之意焉是故前文所以有樞機之論也易之作也亦豈直爲知盜而設邪特曰謙謹既失則有暴慢之行而不免於盜之見侵也故解之六三上慢下暴則爲盜之招聖人所謂知盜者如此而已矣孟子曰禍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解之六三所謂自求其禍也夫三在人下之上高位也六以陰狠處之非所宜據也故爻有負且乘致寇至之說而係辭以小人謚之原其所以然者非他也有暴慢而无謙謹故爾夫藏之慢也是爲誨盜盜容之治也是爲誨淫誨之者招之也然則人之言動其可不致其謹乎此聖人之作易必欲天下後世擬象而言議爻而動者蓋慮其失或至於此也予故曰聖人作易立象与爻爲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噫人之言動其可不致其謹乎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
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
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
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
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易有自然之理斯有自然之數是理也一定而不易故是數
也奇則爲奇耦則爲耦亦一定而不易是理也相因以爲用
故是數也奇以耦成耦以奇成亦相因以爲用是理也運行
而不窮故是數也始則有終終則有始亦運行而不窮然則
數生於理理寓於數數之所生理之所在也故易於此取天
地之數以爲大衍之數焉所謂天地之數者一二三五七九此

易學卷之六

五

天數五也積而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此地數五也積而爲三
十合二十有五奇二十是爲五十有五聖人曰是五十有五
數也運之於天地萬物之間固足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然
本此數以作易則容有齟齬而不合者故即天地之數而去
其五以爲大衍之數焉然去之者非其去之也數始於一備
於五小衍之而爲十兩其五也大衍之而爲五十五其五也
則五者在其中矣王輔嗣曰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是
也然數有躡有用一者數之躡也躡則不動四十有九者用
也用則見於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際輔嗣又曰其用四十
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
之太極也是也是數也則于其揲著焉見之揲著之法以
四十九著目分之左手而爲二分而爲二之後乃於左手中取
一著目于小指既掛一矣先以左著四四而揲之歸其
所揲之餘而扚之復以右手之著四四而揲之亦歸其所揲

之餘而初之再劫之後復掛一焉故三揲而一爻成十八揲而
六爻成凡爻之或陽或陰皆以所揲之餘或多或少者而為
候故初揲之餘者不五則九再揲三揲之餘者不四則八四
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老陽二多為老陰二多一少為少陰
二少二多為少陰老陽九也老陰六也少陽七也少陰八也設
若於此四十有九之數加一減一皆不成揲此大衍五十之數
所以必用四十有九也然揲筮之法必曰象兩象三象時象
閏者以言聖人立法未嘗不循夫天理之自然而非偽為云
爾故易之作以陰陽為宗曰象兩云者以言象陰陽二氣之
分也曰象三云者以言二氣之分有陰有陽必有陰陽之中
故也曰象四時云者以言二氣既分中者為春秋極者為冬
夏故也曰象閏云者以言積四時以成歲更三歲而為閏閏
也者生於日月合朔周天不盡之氣故以歸奇之數象之然
置閏之法十九歲七閏凡三歲閏者一五歲閏者二故大率
五歲再閏又以再劫而象之莊周氏曰易以導陰陽亦是意
欵夫大衍之數既本於天地之數故復以天地之數繼之天
數五地數五以言天地之數奇耦之分也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又言天地之數奇耦之合也張橫渠曰一三之間是相得
也各有合以相對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也太元亦曰一六
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五為土天數二十有
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此亦分而言之也凡天地
之數五十有五此又合而言之也天地之數不離乎五十有五
故二氣之有盈有虛四時之或生或殺萬物之出機入機
皆本諸此此变化由是數而成也所謂行鬼神者如月令所
謂孟春之月其帝少昊其神勾芒之類是也是故或執規司
春或執衡司夏或執矩司秋或執權司冬此鬼神由是數而
行也程河南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曰变化言功鬼神
言用揲筮之法得五与四是為老陽其為策數一爻三十有

六四九之積也故爲乾之策得九與八是爲老陰其爲策數
一爻二十有四四六之積也故爲坤之策以六爻計之乾爻六
爻三十有六策則二百一十有六者三十有六而六之也坤爻
六爻二十有四策則百四十有四者二十有四而六之也以
乾坤六爻之策而計之故曰凡三百有六十三百有六十之
策與期之日適相當焉故曰當期之日以上下二篇之策而
計之凡爻本諸乾而稱九者一百九十有二本諸坤而稱六者
亦一百九十有二夫陽爻一其策三十有六以三十有六乘一百九
十有一則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策陰爻一其策二十有四以
二十有四乘一百九十有二則得四千六百單八策二篇總筭
則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矣夫數自一積而爲十十積而爲
百百積而爲千千積而爲萬自然之理也與萬物之數適相
當焉故曰當萬物之數也於象兩象三象時象閏則謂之象
於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則謂之當言各有旨也營者求也

用著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是故老陽數
九四而求之其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其策二十
有四至於少陽數七亦四而求之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
亦四而求之其數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
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亦以四而求之故乾陽爻六六九五十有四四
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六六三三六四而求之則
一百四十有四以乾之五十有四合坤之三十有六爲九十焉
亦四而求之則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有二
其數千七百二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五百
有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亦四而求之則萬有一千五百
二十也凡此皆求之以四而得之此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
也謂之十有八變而成卦則三變而一爻成積而至於十有八
變而卦成可知也夫易始於八卦卦方其八卦之未重也屯蒙

師訟之類隱然而未形當是時也易之大業未底於悉備故曰小成及夫引而伸之重而爲六十有四故觸乎其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凡天地之內百物不廢而治心修身齊家理國之道隨取而足聖人所以垂法立教者亦於此乎盡謂之天下能事畢矣信乎其異矣故夫顯道神德行此易之能事也而其爲效也見於酬酢而祐神天神之不顯者道也今而曰顯道則所謂闡幽也顯而不神者德行也今而曰神德行則所謂微顯也易之爲易也在顯亦秘在微亦彰此其用之爲妙也惟其如是故即其顯者而言之有應對事物之功未嘗不瞭然而明故曰可與酬酢即其神者言之有助成神化之妙未嘗不窅然而幽故曰可與祐神嗚呼孰謂夫聖人本天地之數以作易其功用一至於此乎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前章言易寓於數此章言聖人之道寓於易所謂易者變化是也所謂變化者神之所爲也特患人不之知爾欲知易之神捨變化之道何由而知之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辭也變也象也占也此四者易之變化也苟知此道則神之所爲幸可知矣聖人之道亦不外是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夫是非當否各當所指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易

之辭則言必有法趨避取捨不可或泥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易之變則動必中度形容物宜有不可掩者易之象也以制器者尚易之象則器必適用吉凶禍福各以類應者易之占也以上筮者尚易之占則占必知來凡此无非神之所爲也故聖人尚焉尚之者明此道以垂法立教以垂見天下後世之不知乎此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音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言尚易之辭與易之占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言尚易之變與易之象也夫君子於將有爲將有行之時未知是非當否之所在可不稽易以致其決乎問焉而以言求決於易也向使易之辭也非聖人之所尚君子又烏知以言而問之然問焉而以言苟非以吾之精一之誠深知易之爲可信則雖有問焉徒問也今而曰其受命於易也如響音之應聲是必有以默契乎易而不專在於

言語問論之間也不然何以來物之在於遠近幽深也舉无不知曾无毫髮之間邪故曰至精朱子發曰精之又精謂之至精參伍以變者縱橫十五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錯之爲七八九六總之爲三百六十以天地觀之陰陽三五五以變爲候者七十二二五以變爲旬者三十六三五以變爲氣者二十四二百六十五日周而復始故乾之策三十有六者三六而又二也坤之策二十有四者二六而又二也三其二十有四與二其三十有六皆七十二三其七十有二爲二百一十有六得乾之策二其七十有二爲百四十有四得坤之策三畫之卦三變而反六畫之卦五變而復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躰遂定天下之象非成文不足以成物變之又變謂之至變夫有行始於有爲有爲始於有思有思有爲者入也無思無爲者天也惟能有思有爲而无於人之累乎其推易而已易有思

者本於无思有爲者本於无爲合五十有五之數本於太極
寂然无聲其不動万物莫不會乎其中有物感之散爲六
七八九之變而天下之所以然者无乎不通所謂遠近幽深
遂知來物乃其一也精者精此者也變者變此者也神之又
神謂之至神精故可以窮深變故可以与幾夫易聖人躰之
以極深研幾者也天下之志藏於无形非推見至隱者其能
及通乎而易至精者也天下之務其來无窮非曲得所謂者
其能成乎而易至變者也疾而速行而至有思有爲者皆然
而易至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極深研幾之效莫知其
然而然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子發所釋可謂著明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
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
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
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

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聰
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
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
之坤闢戶謂之乾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
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
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
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
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雒出書聖人則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係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

此章復言易寓於數聖人本之以作易而其功用見於經綸
世變垂其法於將來天人之理不外乎是若有以相之故終
舉大有上九爻辭而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嗚呼聖人用
易之功若此其至乎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程河南張橫渠及前輩皆云天數五當在地數五
之上簡編失其次也而橫渠又曰聖人之於書亦不欲併以一
說尽慮人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或在此說或在彼說要終
必見但俾學者潛心以是知前此其談經可謂不苟矣夫自天
一以至天五此天地生數也自也六至地十此天地成數也河
南云既有上五者斯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
变化鬼神之用也朱子發亦曰萬物在天地間不離乎五十
有五之數聖人雖不言其能逃乎夫易之爲易非有他也於
物則開之明其所以然也於務則成之因其所當然也舉天
下之大无出乎是道之覆曰自此所謂冒天下之道也朱子發
曰冒天下之道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通凡有血氣
者必待此道而後覆曰自此言是也易之爲易如斯而已捨此
孰謂之易乎故曰易何爲者也又曰如斯而已者也聖人於
此道者則用之以經綸世變故天下之志若未易通也易有
開物之道聖人尽之則天下之志无適而不通天下之業若
未易定也易有成務之道聖人尽之則天下之業无適而不
定方其天下志之未通業之未定也趨捨之方動定之際俛
俛然適從之无所疑孰甚焉及夫天下之志以聖人而通天
下之業以聖人而定其習中之所欲爲與日用之所當然者
了然而无疑伊誰之功耶實聖人有以斷決其疑以致是也
故又曰以斷天下之疑凡其所以然者皆聖人有得於易而
然也故繼之以著卦之德與六爻之義凡物負則運方則止
夫運而有无穷之用者具必有所謂至神者存也故曰著之

德圓而神止而有定之躰者是必存諸我者固已無所不知矣故曰卦之德方以知著者之爲用六七八九惟其所爲而人無與焉非神而何卦之旣設上下內外有不可易而理實寓焉拈智而何若夫六爻之爲義則變易以示人使人知吉之可趨凶之可避而無或秘之說此所謂易以貢也韓氏曰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張橫渠曰貢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貢所以斷天下之疑夫心也者酬酢萬物之君也心有所累則酬酢萬物也不能擴然而大公是心也不能擴然而大公則亦異於易矣夫無思無爲寂然而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聖人以此著卦六爻洗去夫心之累則是心也擴然而大公易即吾心也吾心即易也

用能退藏於密而不窮之用默存於我焉程河南曰密乃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又曰道乃形而上者形而下者即密也然則退藏於密此即易之所謂无爲寂然不動也夫妙用之源默存於聖人之心則發而爲用也酬酢萬物而不窮故夫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天下之民吉在所趨也聖人惟患其不吉凶在所避也聖人惟患其或凶憂患在民而聖人以為已之憂患也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即易之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神著之德也吉凶隱於未形聖人神以知來則神在聖人而不專在乎著矣知卦之德也吉凶顯於旣著聖人知以藏往則知又在聖人而不專在乎卦矣故係辭至此修言聖人之神知而曰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夫謂之聰明睿知則卦之知非聖人其孰能與之謂之神武不殺則著之神非聖人其孰能與之聖人之德无乎不備如此且吾所謂著卦之神知咸在聖人而不寧在乎著與卦也耿希道曰其曰神武不殺何也布昭聖武不免於殺者將以使人之知懼也今神以知來則未然之祥見於其先知以藏往則已然之戒存乎其後然豈待殺而後知懼哉苟

子曰怠慢剽奔則照之以災禍此之謂也夫天人之理備於
易而易之神知又備於聖人則夫在天与人者聖人宜无不
知故夫福善禍淫者天之道也聖人明其所由致而惟恐斯民之用
爲惡得禍者民之故也聖人察其所由致而惟恐斯民之用
或至於昧其所趨故假是著龜之神以發明人心之神夫神
无乎不在在人則爲人心在物則爲神物在天地之道則爲
易在易則爲陰陽之不測在聖人則爲聖人之妙用方是神
之在物爲著爲龜尚弃而未用也人曰此枯莖尔朽骨尔不
知其爲神也聖人從而興之而易由此兆焉人見聖人之興
之也亦惟聖人之從而得其所謂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而
遂至於趨吉若渴避凶若熱而曰此聖人之前知也而不知
此神物之前知也特聖人爲能興之以爲前民之具焉尔然
聖人如之何而興之也亦曰聖人以此神物齋戒致敬以神
明乎神物之德使斯民凡有作用亦皆齋戒致敬不敢忽此
神物咸知其德之爲神明而信其所以告我之吉凶也此之
謂興神物也前言著之德貞而神則齋戒以神明乎神物之
德者虽由於聖人而興是神物之德者實神物之固有焉神
物固有是德聖人虽不欲齋戒以神明之夫何以前民罔乎
所謂前民用者神之所爲也故下文歷言乾坤變通象器与
法而極於民咸用之神夫誰能出不由戶戶一也闔則爲坤此
斯民之用隱於无用也闢則爲乾此斯民之用見於有用也
一闔一闢爲變此又斯民之用不可以拘於一也往來不窮爲通
此又斯民之用不可以有所窮也然於闔闢變通之中何者
爲斯民之用乎曰是理也見者爲象形者爲器制爲法聖
人躰易以經綸世變而垂其法於將來者无越乎此故斯民
利用此道而見於出作入息之間凡所資以爲生養之利者
孰不用之而莫知其用之所以然者此即予前所謂在人
物在天地在易在聖人之神也噫語至於此孰謂易爲无用

之說也自易有大極至易有四象復申言聖人是與神物以前民用之旨朱子發曰極中也太極中之至坎四象八卦具而未動謂之大極易有大極四十有九合而爲一乎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是也廉溪周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挂師陰二極復動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發曰陰陽匹也故謂之儀凡物有中則有上下有上下則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則有四方有四方則有四維而八卦在是矣此自然之理也張橫渠曰一則神兩則化故太極者一也倍二而二而儀分上下故曰生兩儀倍二而四而象分四方故曰生四象天之東象龍西象虎南象鷄北象龜此皆象也倍四而八而八卦以成故曰生八卦此易生生之理然也卦者掛也掛此理以示人而吉凶有一定之說故又曰定吉凶夫易始於八卦因八而八之則其爲卦也爲六十有四天道之消長萬物之盛衰人事之得失古今之治亂皆不逃乎八卦所定之吉凶則易之大業又生於八卦所定之吉凶矣故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若不可以一言及也而其說則不離於示人以吉凶趨避之理而已矣惟聖人入乎吉凶之域故能与民同患而立大功業於天下則聖人之大業即易之大業也夫惟易与聖人其大業一也故下文繼之以六莫大之說其所以爲易与所以爲聖人者兼言之夫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萬物在天地間孰不具乾坤之法象然語其法象之大者莫大乎天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變之理人事之終始也然語其變通之大者莫大乎四時凡物有是形容之可擬者孰无是象且是象而不可掩者孰无是明然語其象之懸乎天明之著乎物者莫大乎日月天地四時日月此易之所以爲易也然非其有是位則易之道不行非其有是人則易之道不明故繼之以莫大乎富貴与莫大乎聖人夫天下之物亦有所謂崇且高者矣然語其操是利勢以令天

下而能使天下莫吾違者非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不足以与
此故曰莫大乎富貴天下之人亦有所謂以是物為是用者
矣而其用不足以利天下語其備百物致民用立為成器而
使天下共利之為悅者非聰明睿知之聖人不足以与此故
曰莫大乎聖人然則下係論十三卦制器必曰伏羲氏神農
氏黃帝堯舜氏者此所謂有是位又有是人也夫器用之制
聖人所以使天下由此趨事而赴功以享其所謂利也而天
下或不能惟利之趨焉此建立卜筮在聖人猶不可以已也
且天地之機鬼神之奧藏於幽蹟隱伏深遠之地必欲採取
之搜索之鉤出之從而坐致之使吉凶未形之象无不定疊
疊不已之緒无不成者其用又孰大乎著龜者乎此上文所
謂以前民用必在於是興神物也然則以莫大之聖人處莫
大之富貴立成器以利天下興著龜以前民用則莫大之天
地斯與之合其德莫大之四時斯與之合其序莫大之日月
斯與之合其明莫大之著龜斯與之合其吉凶于以通天下
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聖人寔優為之此予前所謂
聖人之大業即易之大業也不其然乎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著龜之象數以為易之象數也天地
變化聖人效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四時之變通以為易
之爻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日
月之懸象以立易之象也河出雒出書聖人則之此又申
言聖人有取於天地之法象以畫易之卦也夫神物也變化
也垂象也書也此天地所以示乎人也聖人与民同患獨
无以示於人乎故天以象數寓於著龜之神物以示乎人而
聖人乃則此象數以為易之象數以示乎人天地之變化見
於四時之運動以示乎人而聖人乃效此變化以為易之六
爻以示乎人天垂日月五星之象而吉凶見焉以示乎人聖
人乃象此垂象而為易之吉凶以示乎人天地以龍圖龜書

出於河洛而自然之法象在焉以示乎人而聖人乃則此法象而爲八卦之畫以示乎人曰則云者易之象數即著龜書之象數其則不相遠也曰效云者效於六爻之動故經曰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曰象云者象其所以然者也故經曰象也者像也天地之所以示人者聖人皆有取焉而作易以示人故有所謂四象焉四象在物爲木火金水在方爲東西南北在時爲春夏秋冬而在易則爲元亨利貞然易之示人者有其象而无其辭則知其說者亦鮮矣故必係其辭以告之以四象之所以然又從而定之以吉凶曰如此必吉如此必凶斷之於一言之下而使之不昧其所趨焉此聖人与民同患之本旨也夫聖人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而大易以興則天人之理咸備於聖人矣孰能違乎故係辭至此乃引大有上九之爻辭以贊述聖人之所以有天人之助夫天人之理信順是也天之理行乎自然故所助者順也人之心以誠相感故所助者信也履此之信而思乎順則及其所以在人者而不忘乎在天自然之理又能以此道而尚乎賢此大有上九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夫大有盛治也大有上九盛治之極也當盛治之世六五之君信以發志則所履者信也柔順処中則所思者順也上九剛德在上而六五下之則所尚者賢也人君當盛治之極備此三德此所以能保極治之盛欤故曰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作易以經綸世變垂法將來而天人之理咸備於我故天人之助无以異於大有之上九矣

子曰書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尽情僞係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及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乃言聖人作易自以盡言以盡意至於以盡神或明理或明用而易无乎不尽自謂之道謂之器至於謂之事業或爲精或爲粗而易各有所謂又自存乎卦存乎辭至於存乎德行或在此或在彼而易无乎不存然始言書不尽言言不盡意而終之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是易也夫豈空言云乎哉申其有言而契之以不言則得聖人所以有望於天下後世之意矣河南曰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太率言語須是涵養而有餘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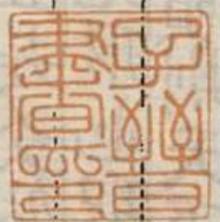
謂書不尽言言不尽意夫書不能盡難諭之言言不能盡難傳之意聖人之意終不可見於天下後世乎然意之所寓虽不可以言尽而可以形容求之者則象是也如孟子答問之言多假於譬畧訓凡此皆立象也故以震爲雷則動之意尽以兌爲澤則說之意尽象一立雖无俟於多言而意自尽矣君子小人之所以異者情与僞之別也故卦以陰消陽長爲君子小人之道卦一設而情僞皆不可掩如復見天地之心則其情尽矣如姤女壯勿用取女則其僞亦尽矣或係之辭或係之爻告之以吉凶導其所指歸此聖人不能已之辭也辭一係則向之所謂難諭之言亦尽矣尽意尽情僞尽言此聖人作易以明理而无不尽之理也至於利則是理之見於用也神則是用之不可知也夫自乾至未濟六十四卦之相授受自乾之初九至未濟之上九三百八十四爻之相變易所謂變而通之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變而不通則復窮矣非利也

故終曰變通以利言六爻之間盡吉凶趨避之利非變而通之疇克爾耶橫渠曰辭不鼓舞不足以尽神蓋聖人於天下之動效之以爻而係之以辭發揮旁通洞極微隱故能尽利尽神此聖人作易以明用而无不尽之用也夫象立而卦設卦設而辭係以至變而通之鼓之舞之凡此皆易之形於可見也究其底蘊則自乾坤始故曰乾坤其易之蘊邪蓋方其作易之初也三奇為乾乾陽也象乎天而位乎上三耦為坤坤陰也象乎地而位乎下上下成列則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有四爻剛柔變化之理君子小人之道吉凶悔吝之辭皆寓於乾坤奇耦之中乾坤不畫則是易也何自而見之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蓋乾坤者生之本也乾坤不畫則易不可見而乾坤生生之功安得而不息邪夫惟不息則乾坤既畫易自此而見矣故形而上者則謂之道道也者无方无皀所以妙是器也形而下者則謂之器器也者有方有皀所以顯是道也然道外无器器外无道其本一也故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皆謂之形則易之形見蓋有不可掩也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率而措之是又易之見於用也夫道降而為器化而裁之則是器也有所指別而各皀各異故謂之變推而行之則是變也无所凝滯而運用不窮故謂之通率是變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各盡其所以相生相養之道故謂之事業道也器也變也通也事業也此易之為易或精或粗而各有所謂程河南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抵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故係辭又申前章之言曰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而繼之以卦辭變通終之以其人焉德行聖人之意豈无待乎夫聖人見天下之賾而立其象然非是卦則

天下之曠于何而極之見天下之動而立是爻然非是辭則天下之動于何而鼓之故天下之曠至无形也聖人立是象以象之又設是卦以囿是象而窮極是曠則天下之曠无所逃矣故曰極天下之曠者存乎卦天下之動不一也取爻立是爻以效之又係其辭以斷是爻而鼓舞是動則天下之動亦無所逃矣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前言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此復言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者蓋言聖人作易化而裁之則存乎卦爻之變推而行之則存乎卦爻之通然則卦象爻辭者易之書也變通者易之道也即是書以明是道又存乎人焉然曰神而明之者以言此非口耳之餘習也是必以此心之神而明夫易之所以然如復之初九則存乎顏子明夷之六五則存乎箕子革之明夷則存乎湯武与文王也夫惟如是則易即我也我即易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卦象爻辭又何有焉故夫卦象爻辭之所云者即吾之德行也程河南曰譬言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二十八

東坡書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二十九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係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手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上係首章述聖人作易之意而終之以乾坤之易簡下係首章亦效聖人欲人知變以成功業即聖人因易簡以成德業也夫伏羲始畫八卦成列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物之象在於八卦之中因此八卦以一至八六位成章則九六二爻又在重卦之中矣剛即九也柔即六也九六相推所以為變則九六之變又在剛柔之中矣聖人從而係之以辭而命之於人使知吉凶之所以然而明其趨舍焉則趨舍之動又在乎爻辭之中矣是故大者為吉凶小疵為悔吝皆生乎動廉溪周先生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噴言一而已動可不謹乎易之本也本於乾坤之剛柔是剛柔立易之本也易之本一立則乾坤闔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自此而為八卦自此而為六爻推變所適而六十四卦之序各以時成故曰趨時所謂趨時者亦欲人辨其吉凶而為之趨捨爾故又繼之以吉凶者貞勝也夫至不著者天下之動也吉與凶是也欲天下之動非是貞不能勝之天地日月所謂動物之尤大者也皆不離乎是貞則是貞也万物本之以成身所謂動中之不動者也故夫通變趨時者其動也剛柔立本者乃其不動也天地之道變化無窮可謂動矣然上下之位不變動也故曰貞觀日月之道往來不息可謂動矣然晝夜之常不變動也故曰貞明孰謂天下之動非是貞以為之躰孰能之乾曰貞固足以

幹事是也夫易之作也本於乾坤之剛柔迨夫剛柔相推有
爻有象既動夫內有吉有凶功業以成則變通趨時之謂也
是故乾德至柔剛確然而健示人爲君爲父爲夫之道可謂易
矣坤德至柔隤然而順示人爲臣爲子爲婦之道可謂簡矣
爻之立也效此易簡而已象之立也像此易簡而已謂自剛
柔健順之外初无他事故也爻与象動夫一卦之內則吉与凶
見乎其外惟能入吉凶之域而不昧於吉凶者則知趣捨
之變而功業由此而成矣人其可以不知變乎未能知變此
聖人不能已之情又見乎其辭之所命而曰如此則吉如此
則凶然則聖人示人以辭亦不外乎乾坤易簡之理而已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
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万物之情作結繩
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
耨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没黃
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
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
之利万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
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数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蓋取
諸夬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

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前章言聖人作易以垂萬世之教此章乃言聖人用易以致天下之利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天之於物獨陰不能生獨陽亦不能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地之於物獨剛不能生獨柔亦不能生此天地之德合二氣以成大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夫王天下者必有是位而後是德行焉故聖人大寶曰位孟子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播其惡於衆則衆必離而是位也不可以守故曰何以守位曰仁仁德也財仁德之用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故又曰何以聚人曰財程河南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為能聚人夫天地之生萬物乃所以養人也天地生財以養人而聖人為天地主財以為君能使夫人仰事俯育養生喪死各得其宜而无垂爭之失者非是義不可也蓋義也者乃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

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

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也禁民為非如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弦弧剡矢以威天下是也朱子發亦曰義所以為仁非一本也古之聖人如包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皆得其道也故下文繼之以十三卦之制作焉然八卦始於包犧重卦成於文王當犧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立而有十三卦之制作何也蓋三才既設此理已具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是理也邵堯夫所謂畫前有易是也吾夫子發明之尔夫法象莫大乎天地聖人作易必本於天地故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然天地之法象散於萬物而聚見於吾身无所不觀无所不取而後易之理无遺矣故又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取希道曰仰觀象於天則所以畫乾者得矣俯觀法於地則所以畫坤者得矣然乾純剛也坤純柔也剛柔

未雜也觀鳥獸之文而知剛柔之相雜於是乾坤相索而六子生焉又觀地之宜而知剛柔之異齊於是乾坤六子猶父子之殊躰兄弟之異才焉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而八卦之理得矣又近取諸身而首足耳目之屬无不契遠取諸物而水火山澤之屬无不類俯仰縱橫遠近今矣於是始作八卦也八卦作則不可測知之妙與无所終窮之變可見於此故曰以通神明之德近取諸身則以一身可以知八物遠取諸物則以八物可以知萬物故曰以類萬物之情包攝之世其俗飲血而茹毛也然與禽獸爭一日之命聖人閔焉故網罟之設而以結繩爲之使之漁魚於川佃獸於山而免山川之害此之爲制則取之離也蓋離爲目日目相附網罟之象而其義則麗也言以網罟佃漁而禽獸麗之也神農氏時民厭鮮食聖人於是教之耕殖斲木爲耜耨木爲耒而興耒耜之利其所以取諸益者蓋益之爲卦合震

巽以爲卦震木也巽亦木也故或斲之或採之斲云者欲其適宜也採云者欲其能直也而耒耜之利興而後其益无窮矣夫有菽粟者或不足於禽魚有禽魚者或不足於菽粟此又懋遷有无之不可以已也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市者致民聚貨以相交易之地也噬嗑之爲卦也合離震以爲躰離明在上則日中也震動於下則爲市也雜卦曰噬嗑食也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食貨流通无有餘不足之異矣朱子發曰唐虞氏時洪水之患庶民鮮食然後教民稼穡懋遷有无化居其道萬世揆夫食貨既備則斯民飽食逸居苟无尊卑上下之分以示之則強弱相陵鬪爭攘奪與禽獸无異矣此黃帝堯舜氏所以用通變之道使天下之民无有倦怠之心而服勤以事其上至於通變之道民皆由之而不知則又各得其宜矣夫通變之道本於易易也者生生不窮之謂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通變之道而至於久

此斯民之所以不倦所以宜之也故彖大有上九之女辭曰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以言君民上下至此皆吉且利也
夫當此之時所以通變之道何也亦曰使斯民自別於禽獸
而已故取乾坤一定之尊卑而垂衣裳以示之乾在上為衣
坤在下為裳斯民也得於觀感則上下之分定而強弱相陵
鬪爭攘奪之禍息矣天下胡為而不治乎又况神農氏時与
民並耕而食饗食殮而治至是尊卑位定君子小人各有所職
則上下无不辨之分韓氏曰垂衣裳以辨貴賤是也自此而
下皆黃帝堯舜之所為也渙隨二卦舟車之用也蓋自上古
山无蹊澤无梁至是則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通諸川剡云
者欲其中虛也剡云者欲其末銳也渙之卦上巽下坎巽木
也次水也木行水上有舟楫之象而渙之彖亦曰利涉大川
乘木有功也故渙有濟險之義而聖人取之上古牛未穿馬
未絡至是則服牛乘馬以通諸塗服云者以其能引重也乘
云者以其能致遠也隨之卦上兌下震兌說也震動也動而
說隨有重馬之象而隨之上六亦曰拘係之乃從維之故隨
有隨人之義而聖人取之川涂既通則暴客之來不免有意
外之慮於是重其門以防之擊其柝以警之此聖人待暴客
之道也豫之為卦有逸豫之義又有備豫之義逸豫則不知
戒備豫則知戒尔坤為闔戶則為重門震木処上則為擊柝
盖震為木又為雷以木而遇雷則有震擊之聲也此聖人取
以為備豫之道亦以示逸豫之戒也朱子發曰知耒耜而不
知柝曰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及故教之以柝曰之利盖取
小過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及故教之
以弧矢之利盖取諸睽小過之卦上震動也下艮止也上動
有柝之象下止有曰之象鄭氏少梅曰震以卯木而在上艮
以寅木而在下二卦中分之斷木也艮為土而木克之搖地
也睽之卦上離下兌其彖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又曰二女

同居其志不同行而其象則曰君子以同而異夫聖人之制
弧矢也何所取乎亦取其所以同而異之義云尔夫弧與矢
其機未之發也兩者相麗未嘗不同及其既發也則所謂弧
者不離乎吾之掌握而所謂矢者已在百步之外矣此以同
而異也易之所謂睽者如此又况睽也者乖爭之謂也弧矢
也者聖人所以定乖爭也曰弧矢云者欲其勁且直也刻之
義亦與刻木為楫之義同棟宇之制所以逸人之生棺槨之
制所以逸人之死此皆器用之大者上古朴略之風至是而
无存矣鄭氏少梅曰棟宇必固其基故大壯下累四陽以為
其基此聖人所以有取於大壯也棺槨必堅其中故大過中存
四陽以堅其中此聖人所以有取於大過也大壯外震震動
也風雨漂搖之義大過內巽巽入也殯葬入土之義此皆養
生送死自然之理鄭氏又曰八卦之位分於八方而震巽二
木乾兌二金坤艮二土坎離一水一火分於四維兩不相合兩
相合者惟震巽之木乾兌之金也而書契之作兩取相契合
之義以代結繩不取震巽而取乾兌者終始之道也八卦始
乾而終兌兌與乾俱為金兩相符合而又適相會于西北西
北為天庭夬決之象夬曰揚于王庭是也百官以治萬民以
祭之理於是乎在此書契所以取諸夬也又曰由歷代聖人
制器而觀之則易之道无非象矣何則天之所垂者象也天
有弧矢之象有杵臼之象有天網天市之象有天庭天田之
象无一而非象聖人所制之器豈非像其象耶惟像其象故
六十四卦未畫之前其道已備矣聖人畫卦之後又有一聖
人出焉為彖辭以係之而曰所以為彖者制器像象之材也
爻也者效制器像象之動也使悟易者莫不因其材而效其
動則吉凶悔吝豈不明白乎哉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
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

往來明從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挾虫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意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足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

可捨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怕凶

十三卦論聖人之制作而繼之以十一爻論君子小人之道吾是以知易之為易无非為經綸世變而作也噫此非吾夫子其孰能發而明之以至於此乎陽卦一奇而二耦也故曰多陰陰卦一耦而二奇也故曰多陽聖人曰此其故何也蓋曰其故在於奇耦也陽卦奇震坎艮是也陰卦耦巽離兌是也聖人又曰此其德行何也蓋曰其為德行在於一與不一也一者何也曰陽之為卦二君共事一君一也故為君子之道不一者何也曰陰之為卦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為小人之道蓋易以陽為君以陰為民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是故十一爻之所論无非君子小人之道也咸之九四君子之道也咸之卦德曰咸亨利貞而九四則曰貞吉悔亡蓋咸道貴亨而所以亨者貞也撞撞往來此心有不一之思也此心所以有不一之思者何也咸道欲其亨也咸道欲其亨而未亨故其象曰未光大也若尔之所思一出於正則所感者大其孰不惟尔思之從也哉此則亨矣故曰朋從尔思而彖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然則天地聖人之所以感一於正而已矣天下何思何慮云者以言天下萬物何所思何所慮也朋從夫尔之思而已矣使九四之思一出於正則天下之萬物雖趨捨殊塗好惡百慮皆惟尔正之是適故曰同歸一致而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蓋確言天下萬物朋從夫尔之思也而或者必曰九四憧二然或往或來以有思之私心而感物則感道狹矣故思之所及者有以致朋類之從思所不及者其能使之從欤殊不知帝堯之所以光宅天下者特以聰明文思而文王之所以聖者亦本於思齊孰謂思可无乎又况聖人以此心感人心无思則木石尔奚感之云日月寒暑之相為往來此則以言萬物之理或往或來之不一也寧不由憧憧往來此心有不一之思乎然雖或往或來之不一也而有所謂同

歸一致者存故日月往來之不同而同於生明寒暑往來之不同而同於成歲明生而歲成此感道之所以亨也感道欲其亨雖欲不往不來可乎往者其勢屈來者其勢信此勢也乃其理也天下萬物孰能逃此乎夫苟不往不來則感道息矣奚利之云故往來屈信相為感召而利由此生焉而九四之象亦曰貞吉悔云未感害也以言未感則類於木石而利何從而生乎故為感道之害尺蠖龍蛇之屈蟄所謂屈也然其屈也乃所以求信其蟄也乃所以存身蓋不屈且蟄則信不可求而身不能存感道之在物也如此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神之外无人人之外无神神之與人特有隱顯之異尔凡吾平日所謂宜然之事者致其精一之誠以至於自然而然此入神也於以致用則用无非神矣身必資於用用必資於身身與用特動靜之異尔凡吾平日所謂當然之用者泛應曲當无適不利而吾之身若无與焉此安身也於以崇

德則德積諸身矣此全内外之道而感道之所以亨也吾之所知者知此理而已舍此理而往又何知乎此尔之思一出於正也夫精義以入神則能窮神也於神无隙而可入安能窮神哉利用以安身則能知化也吾身或有所累而不得安安能知化哉存神過化全尺於我則上下與天地同流以此感人則殆如天地之感而化生之德无以形容其盛矣困之六三此則小人之道也易傳曰石堅重之物也而非陰柔之才所能勝也往而犯之祇自困尔故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謂九四九五二剛之堅重不可犯也而三犯之以取困也蒺藜蔓草之有角刺者不正之人濫乘非據而處正人之上豈所安也故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謂九二之剛中豈可乘也而三乘之非其所安猶藉刺負芒然也夫六三所以輕犯二剛以取困者徒以上六吾配故也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也而求配乎上六而上六陰虛宮則是也而非其妻故

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輕進妄動无與親合危極困辱如此豈吉祥之徵也哉故不免於凶禍也係辭於此又言其所以凶也而曰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蓋甚之也解之上六與噬嗑之初六皆君子所以待小人也易曰解之上六解之功已成故極言解悖之道夫隼鷙悍之禽也所謂上慢而下暴六三之象也解之六爻惟三與上各處一卦之上而非其應故上以震動之極而尤在諸爻之上於位則正於勢則便於器則成於時則宜以正而去不正獲之蓋无難者仁義人性之所固有也勸懲人君之大權也云其所固有者而至於必待勸且懲者此失其良心之民也是故恥畏之心不存則勸懲之術不得已而施焉施之於早則噬嗑初九是也小人蒙福多矣若夫失是則此雖小人之罪而上之人亦不能无失焉然而聖人教人不以此義為言而曰善惡之積云者聖人之意可知也夫聖人之意何在乎曰上之人

以至於用刑用戮者此非我之本心也皆自汝致之吾不得已而應之云尔此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何疑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此初九履校滅趾所以无咎而上六荷校滅耳所以凶也否之九五與鼎之九四其所以為安危之慮者甚相反也此又可以見君子小人之情狀夫安其位則危保其存則亡有其治則乱此必至之驗也君子知其然故此心常存不亡之念宜其身獲其安而國家由之而可保也鼎之四則異於是不自知其德之薄智之小力之少而任至重之寄宜其不免於傾覆之凶也若夫豫之六二則不然何者以其能知幾也惟夫知幾則當豫之時不屈已以徇人而无上交之諂不屈人以徇已而无下交之瀆存諸我者无毫髮之失故聖人歎之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其知幾乎而美之曰君子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幾之爲言事之初也於事之初而能豫知之此中庸之所謂前定也吾之所知者不在於臨事之後此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也非神而何惟與乎神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斷然而識此幾矣夫所謂知幾者天下之理日彰者常寓於至微至剛者常始於至柔知幾之君子則无不知也其所以无不知者何也豫之六二居坤之中靜中之靜也震在乎外動作萬變而吾之此心安然而无事此萬物之理皆於靜中得之故在爻有介于石之象雖有多智之萬夫其孰不仰望乎我而取之以爲法乎殆庶幾乎者此顏氏子其人也故繼之以復之初九夫君子之道在於善小人之道在於不善惟顏子知其善也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知其不善也則非惟未嘗不之知也而又知之而未嘗復行焉此所謂不貳過也聖人安得不以復之初爻而予之上係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非顏氏之子其孰能當之

君子小人之道即天地之陰陽也故在易則爲陰陽之卦然其本一也所謂一者何也天地絪縕男女媾精是也夫惟天地陰陽二氣相合而絪縕則萬物由此而化醇致一之謂也男女陰陽二氣相合而媾精則萬物由此而化生亦致一之謂也所謂致一之說則損之六三詳而明之易傳曰夫兌之三爻皆志於益上然初九九二則以剛應柔而六三則以柔應剛故三人同行而語其自損之至者則六三是也故曰損一人是一人也獨往以應上故艮兌相合男女媾精而尺天地交感之義成萬物化育之功矣此謂得其友也蓋六三者兌之主而上九者艮之主少男少女陰陽相配夫婦之道貴於專一若三人行則疑所主矣故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夫君子小人之道不難知也君子之動也安其身而後動小人之動也則危以動焉君子之語也則易其心而後語小人之語也則懼以語焉君子之交也則定其交而後求小人之交也則无交而求焉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其在己與其在人者而小人无一焉宜其莫之與也吁莫之與固无害也而傷之者至則又豈特莫之與也故益之上九有莫益之或擊之之辭是何也立心勿恒之故也噫人之心其可以勿恒矣乎以是言之則此章所謂君子小人之道於是乎判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躰以躰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言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章復言易之作也本諸乾坤學易者當自乾坤而入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夫萬物以氣則不離乎陰陽以形則不離乎剛柔大而為天地妙而為神明其見於易之書也名稱萬端雜然不一其能成於乾坤也哉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邪

易解卷九

十一

夫陰陽之氣相與合德則通隱顯而為一也故曰以通神明之德剛柔之形各有定躰則躰萬物而不遺也故曰以躰天地之撰撰所以造物也易自伏羲畫之文王重之夫子贊之皆本於乾坤而稽考其類故大而天地微而事物莫不悉備觀象係辭視上古為尤詳此其故何也蓋世既下衰人不知道不預理之逆順時之否泰倒行逆施而昧夫吉凶之所以然故聖人不得已詔之以是書而不厭其詳此聖人作易之本意也故曰其衰世之意邪且夫人之所以時夫吉凶者以其心之有二而所見之不一也此聖人作易所以因其貳以濟民行而明得失之報以示之使之勿貳尔心也然易之所以明得失之報以示人者蓋天下之理往者吾能彰之使人稽其所以然來者吾能察之使人逆其所未然顯者吾能微之使人有所不敢玩幽者吾能闡之使人无或有所蔽開明此理而寓之於其書故當夫稱謂之名辨夫陰陽之物正夫告

戒之言斷夫吉凶之辭以此書載此理則聖人所以示人者
无不備矣故夫所稱之名雖小而取類則大如曰牛曰馬而
上比天地豈非取類也大乎所寓之旨雖遠而其辭則文如
元亨利貞吾求其旨則天地之四時人心之四端實在於是
以訓釋求之則曰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其辭豈不
文乎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等語詭怪不經可謂曲矣而象則
曰羣疑亡也此乃中理之言也包羲之網罟神農之耒耜萬
古而下其事顯然而肆其誰不之知也然取之離取之益非
吾夫子不能發而明之豈非隱乎嗚呼易之為易也如此此
其所以能明得失之報以示人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二十九

此書之辭斷夫吉凶之辭以此書載此理則聖人所以示人者
无不備矣故夫所稱之名雖小而取類則大如曰牛曰馬而
上比天地豈非取類也大乎所寓之旨雖遠而其辭則文如
元亨利貞吾求其旨則天地之四時人心之四端實在於是
以訓釋求之則曰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其辭豈不
文乎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等語詭怪不經可謂曲矣而象則
曰羣疑亡也此乃中理之言也包羲之網罟神農之耒耜萬
古而下其事顯然而肆其誰不之知也然取之離取之益非
吾夫子不能發而明之豈非隱乎嗚呼易之為易也如此此
其所以能明得失之報以示人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三十

繫辭下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確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與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前章言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此章復言易之與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而繼之以九卦之德至于再至于三而不能已也吾以是知易之爲易聖人不特爲衰世之民而作也亦聖人自蹈衰世之憂患而作也文王姜里之囚是矣孔子贊易及此其亦涉衰周之難乎夫六十四卦之卦德皆聖人之德此章特言九卦者蓋言文王當時之事也使文

易五

易五

易五

易五

易五

王之在當時无有是德其能脫於憂患之域乎故後章亦曰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与紂之事邪文王之德始見于姜里之囚是履虎尾涉患難爲文王進德之基故曰履德之基也又以謙德順事于紂有事君之小心而曾无犯上之辜則持循必已若盖有所執守而然也故曰謙德之柄也文王至此君子之道長矣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而陰虛不能害天地之心即我之心也故曰復德之本也自此受命作周而周家王業愈固而不可拔故曰恒德之固也又自此虞芮質厥成江漢被其化損以修政益以裕民故曰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之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以言非君子則當剛揜之時不免於困矣文王經歷憂患至此而亨于西土三分天下有其二君子小人之辨其在此時乎故曰困德之辯也文王養人之功至此不窮往來井井咸即有周而无適彼之思故曰井德之地也終焉上順天

心下順人心申命從事而大勳集於其子武王盟津之會八百諸侯聽其命而不違故曰巽德之制也雖然履所以爲德之基者蓋和而至也苟不和而至其能脫羑里之囚乎謙所以爲德之柄者蓋尊而光也苟不尊而光則當此之時其能亨而有終乎復所以爲德之本者蓋小而辨於物也苟不小而辨於物則一陽來復君子之勢尚微其爲陰虛所害乎怕所以爲德之固者蓋雜而不厭也文王與紂之時仁暴並施善惡相勝可謂雜矣而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命人心至此有歸无有厭斲夫文王者故曰怕雜而不厭損所以爲德之修益所以爲德之裕者蓋先難而後易與長裕而不設也文武治內治外之政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則損以修政豈非先難而後易乎閔睢之化行則賢人衆多鵲巢之化行則庶類繁殖則益以裕民豈非長裕而不設乎不設云者文王有自然之化而非容心於其間也困所以爲德之辨者蓋窮而通也

夫困者剛爲陰所揜也羑里之難可謂窮矣而文王於此時則窮而通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所以爲德之地者蓋居其所而遷也以言非文王求于下民惟民歸于文王也苟非居其所而遷則文王亦有心於求下民矣淮井也居其所而不捨此養人之功所以變遷而不窮也巽所以爲德之制者以言稱而隱也稱者揚也隱者入也巽之爲卦二陽在上揚也一陰在下入也故巽爲風風之爲物鼓動萬物莫見其迹而君子之德風也由文王至於武王風化之行厥惟舊哉此四方莫不聽命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非巽稱而隱而何夫惟履和而至故可以行說應乎乾履虎不噬此和行也謙尊而光故可以制禮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此制禮也復小而辨於物故可以自知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自知也怕雜而不厭故可以一德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此一德也損先難而後易故可以遠害而損之卦德曰利有攸往益長裕而

不設故可以與利而益之卦德亦曰利有攸往以言當損而損當益而益无往而非利也若夫困窮而通則致命遂志而已矣夫何怨云故曰困以寡怨伯夷叔齊困孰甚焉然彼之志未嘗不遂也故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聖賢之設心大抵如此并居其所而遷則或居也或遷也命也有義焉故于以辨義舍并焉不可此聖人之德不可以人不我求之為不足人必我求之為有餘也巽稱而隱故可以行權蓋權也者所以稱物也或抑或揚皆欲當夫時中而已矣是理也雖稱而隱非可与權者不知也故孔子亦曰可与立未可与權然則權也者即文王之所以為文武王之所以為武也吾夫子之於九卦也凡三致其意如此學者不可不剴心矣乎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与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与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云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与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言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章言易之為書也凡三致其意焉大抵皆論六爻有不一之用于以明易之道以示人也夫易之為書也奚可遠求云乎哉而布在此書者不過六爻之用云尔舍六爻而求易則為道遠矣夫六爻之用易之道也其為用也不一故為道也屢遷

屢遷云者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
典要惟變所適此所謂屢遷也夫居則不變動六虛位是也
所謂初二三四五上也變動則不居周流于六虛位之間是
也所謂九與六也九在某卦或居初三五之陽位或在二四
上之陰位六在某卦或在二四上之陰位或居初三五之陽位
或上或下之非常其居故曰上下无常此之爻以九居初剛
也而之爻則以六居初是以柔易剛也此之爻以六居二柔
也而彼之爻則以九居二是以剛易柔也或剛或柔无一定
之主故曰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其所以然者蓋惟變之是
適云尔此其道所以屢遷也易之道如此苟非知所戒懼之
人即其所以然者而見於躬行則亦道自道尔人自尔道
豈能虛行乎蓋道待人而後行故也故聖人之作此書也於
其出入之際以度內外欲使夫人之知所戒懼以躬行是道
焉其出入云者以八卦之內外交言之也出者自內而之外入

者自外而之內於其出入之際以度內外則知消息盈虛之變
出處進退之際蓋有所不可逃者此所以能使人之知懼也
然此書之作又明夫人之所當憂患与其所以致憂患之故
者詳悉以告之則夫人至此鮮有不知懼者夫知懼之心油
然而生則雖无師保不迓父母而不敢有自肆之心焉以其
知內外之懼明憂患之故也初初爻也六爻之理其初難知
故此書之作也於其初爻也率其所以然之辭而後揆之以
一卦之方則一卦之躰立矣故曰既有典常下文所謂初辭擬
之卒成之終是也方其剛柔之相易也則不可為典要初辭
既率而一卦之躰立則向之所謂剛柔相易者又不離乎一卦之
內矣豈有不典常乎雖曰變易也而能垂万世不易之法欤
然則是道也苟非其人其能躬行是道而无負於聖人所以
垂法之意欤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為書也原始要
終以為質也而上文所謂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是也是書之

作於其初也而原其始於其上也而要其終以爲一卦之躰
質躰質既立則六爻之所謂九與六者相雜於一卦之內蓋
有是時則有是物時在卦也物在爻也如復之時則有初九
始之時則有初六是也初爻在下時物之未著也故曰難知
上交在終時物之已著也故曰易知如乾之初有潛龍之象
此難知也至上則爲亢龍矣豈不易知乎咸之初有咸其拇
之象此難知也至上則咸其輔頰舌矣豈不易知乎何者卦
有終始事有本末故也惟其難知也故聖人於初爻之辭擬
之而後言故曰初辭擬之惟其易知也故聖人卒而成之以
終及其義故曰卒成之終凡此論六爻之初上者然也若夫
揉雜剛柔之物撰成一卦之德使是與非各得其辨則非二
三四五之中爻不能盡此義也故曰非中爻不備然則剛柔
之物既雜則有存亡吉凶之判而易之存亡吉凶之理聖人
又於彖辭而明之彖辭既作則一卦之德由此而撰矣其在
易也豈復有難知之患噫亦要其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又
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惟如是故聖人又即中爻
而有同功異位之說二與四俱柔也故其功同卦分內外故
其位異若以其善論之則又有多與寡多懼之不同何者遠於
君者其勢伸故多譽言近於君者其勢屈故多懼是以乾之九
二有見大人之利而九四則不免於或焉月望日則蝕臣近
君則屈理勢然也故四多懼而曰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
此則言以二之柔宜非致遠之才今也多譽言何也蓋以其要
在於用柔中而无咎故多譽言也咎者譽言之反也既无咎則其
多譽言也宜矣三與五俱剛也故其功同卦分內外故其位異
三多凶五多功者以其有貴賤之等也三既多凶則比之五
也不復言其善之不同以其无善之可錄也故聖人賤之又
曰其柔危其剛勝邪聖人若曰三之所以无善之可錄而取
賤於人者蓋謂以其柔居此位則不當位而危以其剛居此

位則其過剛而勝故也然則所謂雜物撰德辨是与非非中
爻不備於此蓋可見矣存亡吉凶之理豈曰難知矣乎雖然
多譽多懼多凶多功六十四卦凡爲中爻者未必尽然今也
云尔何也特從其多者言之尔夫是書之作人皆知其有所
謂六爻也然而未知其故也故聖人於此又言天地与人之
道不越乎是而六爻變動而有是吉凶之異者此非聖人之
私智也故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
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夫易
以六爻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以五与上一畫爲天之道而
居上蓋立天之道曰陰与陽上則陰而五則陽故也以初与
二二畫爲地之道而居下蓋立地之道曰柔与剛二則柔而
初則剛故也以三与四爲人之道而居中蓋立人之道曰仁
与義而三与四則仁義之用也易之爲書三才之道无所不
有故曰廣大悉備分而言之則大者天也廣者地也悉備者
則處諸天地之間者是也而上係亦曰夫易廣矣大矣而繼
之以備矣之辭若曰遠則不禦者天也故曰大迹則靜而正
者地也故曰廣天地之間者万物也故曰備与此所言无異
義也然則六爻之爲義此其故也而三才之道實寓乎其中
矣豈有他哉夫爻之爲義則亦取其效三才之道有所謂變
動云尔爻有剛柔之等即於九六焉見之物即上文所謂時
物也九六相雜而成交錯之文則或剛或柔有不可揜若夫
文之不當或以陽居陰而吉或以陰居陽而凶又或以陰居
陰以陽居陽而有言有凶凡此之類皆所謂文不當也此聖
人因故六之辭而有及於故曰爻故曰物故曰文故吉凶生
焉以詳明夫六爻之所以然也文字者於斯其可忽諸

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与紂之事邪是
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

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怕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
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以故變化云爲吉事
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
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
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
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
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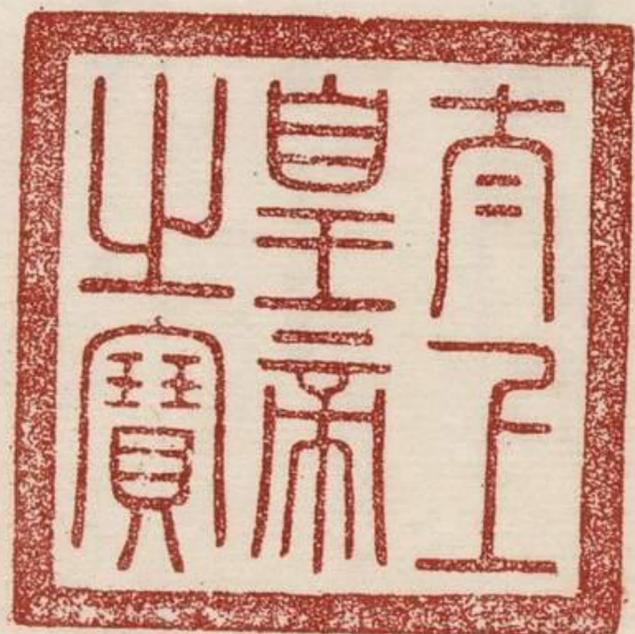
嗚呼予李易至下係之末章感慨切歎而益知聖人所以與
易之意也是何也不有所喪則无所與故也夫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易之道也世道不喪於殷之末世世則是易也吾知
其未必與於有周盛德之主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有
盛有衰本末者世運之終始也盛衰者主德之明暗也本末
相禪盛衰相軋此文王與紂之事然也當是時也易雖欲不

與可乎哉吾又知其必與於此時也故前文亦曰易之與也
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具有憂患乎夫惟聖人之作易於其有
是憂患而作也故其辭亦不得不危大凡人之涉出處事也
危其危則无危故易於此危者使平如所謂我者培之是矣
易其危則必危故易於此易者使傾如所謂傾者覆之是矣
以乾九三重剛而不中可謂危矣然以惕懼自勵則雖危无
咎處豫之初陰弱居下可謂易矣然以逸豫而鳴則志窮而
凶是道也散在天地之內物物皆然不特人如是也上而日
月之明晦寒暑之往來下而草木之榮謝虫魚之生死莫能
逃此本末盛衰之理故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其在人主則文
王與紂之事是也故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雖然天人有交
相勝之理吉凶不可求之道知其說者則可以有安而无
危有存而无亡不在乎他在乎終始以致其懼而已然則易
之辭所以危者蓋欲人之知懼也惟能知此則无過咎易道

之要莫要於此嗚呼此文王所以有是盛德而脫羸里之難也夫文王之盛德即前章所謂九卦之德也合九卦之德以爲文王之盛德而文王成盛德之本則又本諸乾坤故又以乾坤之德行繼之夫所謂乾坤之德行者易簡是也有得於乾坤易簡之德行以爲吾之德行則天下險阻艱難无不尽知矣且夫德行之貴於有常也久矣无常不可謂德行乾之德无時而不易故曰恒易坤之德无時而不簡故曰恒簡然乾坤之德行所以恒易恒簡者以其至健至順也使乾之健坤之順而不極其至則所以爲德行者詎能恒乎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有是至德而鮮能久者斯民之无恒心也若聖賢則不然故上係之首章其論易簡也以可久可大爲賢人之德業惟恒易恒簡故能說諸心惟知險知阻故能研諸侯之慮易簡者我心之所固有優游涵泳其味无窮能无說乎險阻在前憂慮疚懷往來于中能无所研乎研究也諸侯謂文王也而諸家皆以侯之一字爲衍字誤矣夫險阻者易簡之反而說心亦研慮之反也文王當殷之末世僅非古得於乾坤之易簡以說吾此心其能處困厄之世而脫羸里之難乎不能脫羸里之難非所謂乾坤之至健至順也又僅非於險阻艱難无不尽知以研吾此慮其能推吾歷涉患難之道以與民同患而與易乎不能與民同患而與易亦非所謂乾坤以易簡示人之意也故又繼之曰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夫易有爻有象爻象也者所以效天下之易簡也故爻象變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則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皆易簡之爲也使存諸我者不易且簡則吉与凶之不齊固未易定而亹亹者之无窮亦未易成也变化天道也云爲人事也聖人以天道人事本无二理故其與易也即人事以明天道非舍人事别有所謂天道也上係曰擬之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

變化是也故於此而曰變化云爲一天人也夫天下之吉凶與天下之豐豐者即人事也而聖人定之成之則以天道律人事也人有言而云有動而爲无往而非天道則得聖人所以興易之意矣且夫人之事有得夫易之吉事歟則必有上天所降之祥人之事有得夫易之象事歟則必知聖人所制之器人之事有得夫易之占事歟則又知遠近幽深之來物凡此皆天道也孰謂天道人事之爲二乎夫惟天道人事之无有二也故天地設位於上下而聖人成能於兩間此乾坤之德所以全於聖人也所謂人謀即成天下之豐豐者是也所謂鬼謀即定天下之吉凶是也天人合一幽顯无遺川百姓日用於是道之中者莫不樂推而不厭矣故即其能以與聖人以為聖人之能成其能故也朱子發曰伏羲氏始畫八卦不言而告之以象者至簡易也後世聖人演之而爲六十四卦有爻有彖以人情變動言之於其辭知險阻也且八卦成

列剛柔雜居吉凶已可見矣然道有變動變則通通則其用不窮所以尽利者不可不言也故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巧曆之所不能計也聖人惟恐遷之而失其正矣故爻彖以情言變動者何情僞之所爲也人之情僞難知矣以情相感則利生以僞相感則害生近不必取遠不必舍則悔吝生愛惡不一起而相攻則吉凶生吉凶生而悔吝著情僞其能掩乎是則情僞相感也遠近相取也愛惡相攻也爻有變動也有利害斯有悔吝有悔吝斯有吉凶吉凶以情遷也悔吝者何凡易之情陰陽相求內外相應近而不相得則僞不可久物或害之害則凶將至矣悔吝者利害吉凶之界乎害之而悔則吉且利矣吝之而不悔則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之遠害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何以知其情僞邪考其辭可矣將叛者其心愧負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心惑亂故其辭枝吉人守約故其辭寡躁人欲速故其辭多誣善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童溪王先生易傳 / [宋]王宗傳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2.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01-2

I. 童… II. 王… III. 周易—研究 IV. B2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2)第100490號

ISBN 7-5013-2001-2



9 787501 320011 >

書名 童溪王先生易傳(全九冊)
著者 [宋]王宗傳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2615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ist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七十五·五
版次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001-2 / K·462
定價 一八二〇圓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童溪王先生易傳 / [宋]王宗傳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2.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01-2

I. 童… II. 王… III. 周易—研究 IV. B2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2)第100490號

ISBN 7-5013-2001-2



9 787501 320011 >

ISBN 7-5013-2001-2 / K·462

定價 一八二〇圓

版次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五〇〇

開本 八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2615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ist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地址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電話 (010) 66126153

